

宗教改革五百周年

華人說：“五百年前是一家。”是認親拉關係的話，至少以“一家”為榮。基督教說起“五百年前”，卻有不得不認的傷痛。神是歷史的主。從這先設觀點來看，十六世紀宗教改革，是值得紀念的重大事件。

一切都從世界的價值觀，侵入神的教會開始。十六世紀初，把持羅馬教廷的，是意大利的大財閥莫迪奇家族。他們繼承前此多年積累的錯誤，成為邪惡的系統：以傳統代替聖經信仰權威；以地上專職的居間宗教人，來代替基督；與地上的君王結盟，縱橫闖關，代替建立天國；把教堂代替教會，禮儀，善功，當然少不得捐錢，代替敬虔；結果自然是外表代替因信稱義和新生命。所以羅馬教廷，與世俗的政權成為一丘之貉。

為了奴役群眾的思想，增加敬虔情緒的壓力，教廷捏造出可恥的怪異教義：“煉獄”是其精心傑作；為了抵銷煉獄之苦，信徒得朝聖，善功，苦修，以至自己鞭笞，這些還欠很多，就要仰賴古聖徒的“功德庫”；聖徒遺留的聖物，可以有特別功效。先聖的遺物聚積的可多而奇，更有“聖杯”是有名的；還有耶穌被釘十字架的釘子，不是六枚，而竟然達數十枚之多；匪夷所思的是，馬利亞超大量的乳汁。在這樣成為供應教廷奢華腐敗生活的來源；“贖罪券”是其發展途中的一大發明。其實，贖罪券是起源於對違犯教律者的罰款；加上宗教人的貪心，藉愚昧信徒大眾的迷信，成為邪惡的生意，也是宗教改革爭議的導端。這些東西的效用，必須有群眾迷信及對於救恩不確定的心態為背景，肯付出極大的代價。相反的，如果有人知道，“到救恩的泉源歡然取水”的秘密，信者的生機，將成為宗教人的危機。為了這個緣故，“因信稱義”的信仰，是對所謂天國門“鑰匙權”的嚴重挑戰。

聖經的亮光，終於照入黑暗。羅馬書清楚無比的宣言：“世人都犯了罪，虧缺了神的榮耀。如今卻蒙神的恩典，因耶穌基督的救贖，就白白的稱義。”（羅三：23, 24）正是無望罪人的光明盼望。

出於掌握時間的神特別預備，德意志諸侯之一，稱為“智者”的腓特烈(Frederick II, 1482-1556)，新近成立的威丁堡大學，有個屬奧古斯丁修會的教士馬丁路德博士(Dr. Martin Luther, 1483-1546)任聖經教授。他在1512年，曾以“朝聖”心情，到過崇仰的羅馬，眼見聖職人員的世俗化，對宗教漠不關心，而感到震驚和彷徨。後來，在他任教期間，經過研讀，講授，蒙聖靈光照，對於“因信稱義”的重要教義，經歷靈裏的認識和突破，而趨於成熟。1517年諸聖節前夕，把他著名的抗議贖罪券九十五條，揭示在教堂的大門上；是依照當時的學術傳統，邀請人(以拉丁文)來辯論。可是並沒引起甚麼反應。他就把那文字，印成德文，發行遍及各地，以至嚴重影響贖罪券生意。君主對統治下愚昧人民的金錢外流停止，是樂見其成；賴以維持其“生活方式”的宗教人員，卻感受實際的威脅。

起初，教皇當作只是教士們字句的爭議，不以為意。到後來才發現事態的嚴重。因為馬丁路德印發了無數的文字，強調“恩典”，因信稱義，

並且是“白白的稱義”！想想看，這豈不會影響教廷庫收？因此，馬丁路德的言論，不僅應該嚴禁流傳，他本人的生命，也受到威脅，更不必想周游四方傳播福音了。

1515年，伊拉斯謨的希臘文新約出版，使當時的學者，對於經義有更深的瞭解。一個在時間上巧合的事件，是古騰堡的活字印刷，於十五世紀中，在歐洲應市。是客觀的促使宗教改革時機成熟的條件，“神的道不被捆綁”。不僅是德文，路德的著作，也常在出版幾個月內，就被譯成其他歐洲語文。代替本來印刷贖罪券生意的活字印刷，路德著作成爲大生意。本來路德說：耳朵是救恩重要的器官，因爲“信是聽來的”（羅一0:17）；至此他也認爲印刷機是神給世人的大恩賜。無論如何，“唯獨聖經”，“唯獨基督”，“唯獨信心”的信息，簡單而大有功效，形勢成爲野火燎原，改革的烈焰，席捲歐洲大陸。

所以當“智者”君主腓得烈，向伊拉斯謨問起路德牽涉的是非，那位荷蘭學者幽默的說：“路德的‘罪’，實在不過是衝撞了教皇的頂冠，教士的肚腹！”二位智者相視而笑，有會於心。腓特烈在複雜的政治處境中，始終愛護路德，這位難應付的臣屬：先是包容，放任，自由，暗中則護庇，支持；後來更接受其建議，指導。不過，二人從未識面，是政教分而不離。這真是政治藝術運作的極致，而對於宗教改革，顯示是出於神奇妙的安排。

改革是去故納新，可不是甚麼新事，古已有之。舊約中神對耶路撒冷的改革行動，可激烈得多，成爲傾覆和朝代的終結。先知以西結，蒙神啓示，宣告耶路撒冷的罪惡，和必然臨到的審判。正如長久使用的鍋，集結銅鏽，必須潔淨：“被鍋倒空坐在炭火上，使鍋燒熱，使銅燒紅，融化其中的污穢，除淨其上的鏽。”（結二四:13-15）無獨有偶，中國古時烹食物的鼎，用之既久，也需要倒空，除鏽去穢。這就是“鼎革”一詞的來源，出於易經。但不應該僅限於政治結構；一切的機構，都有改革的需要。

說來似是諷刺，改革歸正的教會，現在仍然需要改革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，特別是美國，改革教會陣營的信徒，有眼睛的都看見，見所謂“基要派”教職人員的混攪政治，反而厭煩失望。被稱爲二十世紀知識分子使徒的弗蘭西斯，在晚年目睹這樣的腐敗境況，不能閉口不言，就主張把美國國旗從講臺挪去。這自然比金燈臺被主挪去好得多。他的兒子在父親去世後，可能原因不止一端，據說似是參加了東正教。中世紀的聖方濟（法蘭西斯）廣汎為更正教所接受；德蘭修女被認爲是基督徒典範。不過，德蘭修女與英國的戴雅娜王妃，約在極近的時間內相繼去世；景仰品德不堪的戴妃群眾不可勝數，而德蘭修女少人紀念。黃鐘廢棄，瓦釜雷鳴，這值得所有有心人思考，禱告，說話：是否該回歸“古道”？

試看今天後改革時代的基督教會，其所推行的節目，與十六世紀的天主教，似是同出一轍。教會的ABC(Attendance, Building, Cash)，把建築，招人，弄錢，列入最高節目，與屬世界的機構，有些可異的似乎出於孿生；而無原則的搜刮，唯利是視，也常令人齒冷。至於有些領袖的生活方式，自然也頗可詬病。不過，改革需要以聖經為基礎，現在聖經已甚為

普遍，這就需要信徒勤讀聖經，覺醒起行；否則改革將成爲奪權攘利的鬥爭，只能增加分裂，於教會毫無實質的益處。世界觀念進入教會，產生諸般惡果；所以教會不僅要從埃及出來，還要把埃及從教會除去。。我們應該省察，禱告，改革，今天同樣需要聖靈動工，賜下大覺醒和復興。祝神憐憫祂二十一世紀的教會覺醒，繼續十六世紀宗教改革，進行到底，完成神的旨意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